

岭上开遍映山红

晓寒

我相信一场风的力量。
最先的一缕风,源于某一根草的叶子,它像轻烟一样,不紧不慢地升起来,窸窣窸窣的,唤来更多的风。它们在蓝色的星光里轻轻地歌唱着,挥动着双手,变戏法一样,把满山的映山红一朵接一朵扔上了枝头。
山腰的栈道上,铺满了雾霭,丝丝缕缕纠缠在一起,这是趋于凝固的风,是风的另一种形态。我伸出舌头舔一舔,舌尖上弥漫着风的味道,潮湿、柔软、清凉,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儿。仿佛我不是在爬山,而是正在向一个春天的湖泊靠近,云雾笼罩下的,是岸边点着露珠的青草、湖面粼粼的波光、波光上飞翔的水鸟和湖水深处自由欢快的游鱼。

我独自慢慢走着,轻重不一的脚步声把我送上山顶,这里叫七星岭,海拔1593米,是湘东大围山的最高峰。我抹了把停留在额头上的雾气,在栈道上坐下来,等待着和十万亩映山红的约会。云开雾散之时,便是我和它们约定的时刻。

第一缕阳光从云海里刺过来,细细的线条,历历可数,湿漉漉的,拖拽着各种颜色的光芒,让人想起绣女手中长长的彩色丝线。不一会儿,云雾开始缓慢有序地撤退,最先出现的是一个亭子,檐角翘起,柱子修直,朱红的栏杆被花朵簇拥着,接着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一面黝黑如漆,另一面露出斑驳的白,像卧佛一样气定神闲地躺在花丛中,然后是推开花枝的长而蜿蜒的木栈道,一坡又一坡的映山红。阳光和雾霭都是含蓄的,深谙东方古典的艺术,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揭示一座山的美。像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将一幅天然画卷徐徐展开,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被赋予了神秘和期待,不仅仅是呈现出季节的一个截面,一种植物的绚烂和慈悲。

南方的晴空,蓝得说不出的深情。天底下,一座座山仿佛被点燃了,阳光摇身一变,由金黄走向嫣红。一簇簇火苗像顽皮的娃娃,摇晃着,蹦跳着,随着山的轮廓,跃上山脊,滑下山坡,一路起伏,向着天边欢快地奔去,直到逃出我的目光。

我沿着栈道走着,一朵朵映山红在绿叶的呵护下,仰着、卧着、侧着,以不同的姿势向着天空和大地毫无保留地打开,有号角的味道。只是我不愿意将它们比作号角,那样的话,整座山是嘹亮的、沸腾的。事实上,此刻,游客还未上山,四处一片静谧,能听到雾霭沙沙地飘散,阳光与叶子在轻轻地摩擦,花瓣上的水珠间歌滴落的清响,还有花朵低低的耳语,虽然我听不懂它们交谈的内容。我拿出手机拍照,屏幕上的映山红在不停地切换,一丛、一片、一簇、一枝、一朵,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它们,犹如天真的孩子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红蜻蜓或者一只金黄的蝴蝶,这种美源于它的自身,不需要我花任何心思去虚构。

阳光脱掉了水分,把一座座山照得明亮起来,剩下最后几丝雾霭在远处的山头飘移。游人络绎不绝地上山了。这些游客有本地的,也有远道慕名而来的,那么多人走进山里,仿佛并不存在,山如往日一样,依然是寂静的、空荡的,也许,面对如此盛大的花海,游人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欲望,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不和谐的杂音。他们听从映山红的引导,通向一面山坡,一处沟壑,一座有了年头开始变色的木桥,谁也说不清哪里的花是开得最好的,只能放慢脚步,不停地往前走,慢慢寻找自己心仪的那一片,就像曾经追寻梦想一样,道路漫长,始终满怀憧憬,那个叫作梦想的东西,有如一颗昂贵的珠子,总是在前方闪烁着充满诱惑的光芒。跋涉的疲惫也成了欢乐的部分,在这条路上,每个人都能找到爱上一朵映山红的理由,爱它的风致,爱它的优雅,或者爱它的素颜。野花,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一个“野”字,没有受到干预,自由自在生长,信马由缰地开,风来了听风,雨来了淋雨,太阳出来了晒太阳。因此,我不喜欢把这种花叫作杜鹃,习惯称它们为映山红,这个名字打上了它们性格的烙印,温润、内敛、质朴,在风雨里洗尽了铅华,像一段沉淀过的古老岁月。这样的花朵,足以供人没有边际地怀想。百合花般洁白,充满田园气息的晨曦,斑鸠咕咕地叫着,圣洁、羞涩的晨花轻轻绽开,懵懂的少年,远处弯弯曲曲的田埂,河边洗衣的长发姑娘,青瓦上的苔藓,苔藓上随风飘散的炊烟。

获得了时间的帮助,几乎每个人都能在一朵花里,和自己的过去相逢,使那些业已逝去的往事重现天日。

我走累了,在栗木桥的一条小溪边,坐下来歇气,溪水在脚下涓涓流淌,有如洁白的披肩一般,轻盈柔和,水里的沙石将光折射回来,在我的身上晃动。水草静默,鱼虾蹦跳,打湿的花影和云朵,构成了我这一刻的底色。我相信,这就是日子的雏形,不必为某一场风雨而担忧,悲伤各不相同,美好却是相通的,大地清明,河流昼夜不息,所有的梦都有归宿,每一粒种子都在灿烂的阳光里,构思自己的秋天。

时间和我一起,在花海里徜徉,仿佛走过了几个山头,又仿佛没走出多远,只是在同一座山里不停地转圈。夜很快就要来了,山风吹过,不知从哪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我从没见过这种鸟,总是以为它们栖息在接近天空的地方,叫声携带着风云的气息,听起来邈远而苍凉。“惆怅多山人复稀,杜鹃啼处泪沾衣。”而此刻,我感受到的不是顾况的悲切,我听到了春天的情深意长,一个季节的张灯结彩。

我的脚走疼了,仍旧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山下走去,身后,是滔滔不绝的花香,以及和我挥手作别的斜阳。

微小说

五月节的礼物

魏泽先

张新吃完饭,正在穿衣服。这天是周日,他想去车拉着媳妇和儿子去城外的森林公园转转,好几个星期加班,都上火了。手机铃响了。他跟媳妇说:“哎,帮我接个电话。”媳妇在化妆,顺手拿起电话看看,说:“是‘刘科长’,他说话我不明白。”张新接过来,说:“哎,老人家有何吩咐?”

“刘科长”姓刘,但不是科长,他是张新下乡当“第一书记”的扶贫村村民,60多岁,没老婆。因为说话磕巴,人们叫他“刘科长”。

“啊……端午节了,给我送点儿礼物?那可不行。啥?都坐上高铁了?哎呀,那好吧,到车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您。”

摘下电话,媳妇拿眼睛死死地盯着张新:“送礼,你是不想干了啊?”

张新说:“人家千里迢迢地来,咱不能不接啊,至于礼物,我会把握原则的。得了,你去市场买几样菜,不能慢待了老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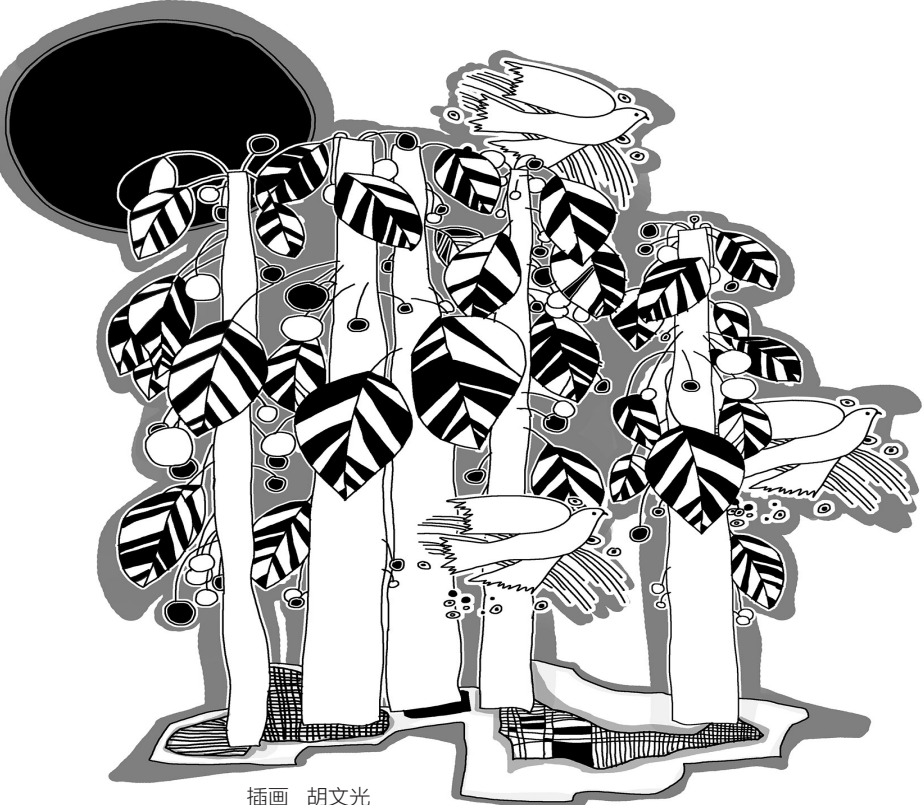
几年前,张新被选派到偏远的辽西一个贫困村当“第一书记”,这个村叫花果村。进村后,张新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后,发现,这个村有一座花果山,花果山不但风景美,出产的梨和杏口感特别好,远近闻名,县里水果站年年包收。但是,承包花果山的人家,因为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花果山的果树老的老、死的死,果园撂荒了不少。逐户调研后,张新决定,扶贫就从根上扶。送几袋面、几桶油,给点儿扶贫款都是解决眼前难题,去不了穷根。

张新和村里的干部研究后决定,拔穷根就从治理花果山开始。于是,他们把下拨的扶贫款拿出来,购买了新树苗,更新老化的果园,成立果树合作社。经过推选,老果农“刘科长”成了合作社的经理人。

辽西谚语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换钱。”虽然张新工作期满离开时,果树还没挂果,但村里人都看到了希望。

没到中午,“刘科长”的电话来了,张新开车去高铁站接回了拎着大包的“刘科长”。跟“刘科长”同来的,还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刘科长”介绍她叫李梅。

“刘科长”一进屋,满屋子带进来一股甜甜的清香,张新那还不太懂事的小儿子闻到香味,就扑到大包袱上。张新制止,“刘科长”挡住张新,打开包袱,捧出一大包袱。每个杏都像鸡蛋那么大,亮黄亮黄



插画 胡文光

的,香气扑鼻。孩子接过来,咬一口,汁水扑哧一下就喷了满脸。

“刘科长”精神焕发,说:“这是咱们……花果山合作社结出来的第一……拨杏儿。张书记,向阳的坡上……你亲手栽下的那棵,早开……花了,早熟,我给你拿来一枝儿。你不知道啊……自从今年,杏……开花了,梨……开花了,山上……雪白的,来赏花的人可……多了,城里人在村里吃,在村里住。你……还记得不?‘老等’他家的破……房子,都有人住,一宿100元,他妈养的鸡,一个鸡蛋……卖一块钱,嘎哒一声就是一块钱呢,可抖起来了……”

“老等”这人,张新记得,他家两口子,老妈70多岁,“老等”快50岁了,因为穷,也没娶上老婆,住村里最破的房子。“老等”的外号就是因为每年都等救济款、救济粮得来的。

“刘科长”越说越高兴,“再过两天,就五月节了,杏都熟了。估摸着今年能出几万斤,合作社一个人能分个3000多元呢。”“刘科长”说得挺顺溜儿,竟然一点没磕巴,跟他来的李梅都吃惊地看

着他。

“刘科长”看一眼李梅,说,“哎呀,看我乐的,把大事忘了……介绍一下,我和……她……马上就要结婚了。”

“啊?是吗?”

“刘科长”说:“自从……咱花果山开花了,她年年来看花,看咱……这儿好,就不想走了……”

张新急忙敬酒:“祝贺你们!”

“刘科长”脸红了,磕磕巴巴地说:“这酒……先别喝,我来……还有一件事相求呢,你答……应了再喝。”

张新说:“你就说吧。”

“刘科长”犯了磕巴,李梅大大方方地说:“刘科长,我们想在五月节这天结婚,想让您去主持婚礼。但是,我们商量好了,不让大家随礼,就是办一场酒席,让村里人热闹一下。”

张新说:“好,一言为定,我一定到!”

李梅说:“这个五月节,你们一家去我们花果山过吧。别忘了,我们都改名了。”

“刘科长”说:“她……不叫李梅了……叫杏花,我也不叫‘科长’了。”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饮而尽。

端午(组诗)

宁明

端午

用一种棱角分明的食物
才能喂养出一身
永不飘散的骨气
那最尖锐的部分
即使蘸上祈福的糖
也仍旧能品出
一番苦涩的味道

如果,把一个诗味的节日
松绑,并一层层剥开
就会暴露出内心的柔软
那些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米粒
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形象
一个没有家的诗人
心里却只装着自己失散的国
大地上觅不到它
索性就跳到一条江里去寻找

汨罗江

是谁,大笔一挥
在汨罗大地上
写下了一句蜿蜒的长联
这是一句抑流水韵的上联
两千三百多年,依然常读常新
至今仍是一副
墨迹未干的蓝汪汪的样子

它的笔势如行云流水
寓意力透纸背
此联一经诗人轻声吟出
便会听到从青山深处
传来的水声

自从一个诗人的背影
远去之后
下联,至今无人能对上
静水流深的汨罗江
仿佛日夜不知疲惫地
仍在呼喊着

汨罗之水

仿佛任何一块外来的石头
都可以欺负一下
性情温和的汨罗之水
汨罗之水
还常被一些肤浅的人
误解成楚王的性子
容忍秦国,搬起石头
来砸他的脚

汨罗江更像是
一条暴起的青筋
血脉扩张时,能淹没所有
恶意袭来的飞石
却不会溅起一朵狂欢的浪花

汨罗江的确很有力气
它能把蜿蜒的青山搬起来
安装成江面上的一处
倒立的风景
还能把云朵收藏在江水里
饲养满天觅草的羊群

其实,汨罗之水
从不畏惧任何石头的中伤
它能把尖锐的石头磨平
把磐石滴穿
而不被碎石缠住前行的脚步
汨罗所有的水
都善于吟诗作画
尤其遇到雾霭天气
水雾缓缓洒开,在汨罗大地上
到处都能欣赏到神来之笔

赛龙舟

龙舟越来越瘦
瘦成一根细长的肋骨
像一位瘦削的诗人
躺在江面上
浑身散发着笔直的傲气
却不愿随波逐流
两肋插刀的龙舟
喊着齐心合力的号子
仿佛要去追回
那个逝去了两千多年的身影

水流,最终还是出卖了
一条河床的隐私
使一场悲剧天下大白
龙舟在江面上扬起的浪花
像撒下一路洁白的纸钱
连心跳的节拍
都仿佛一致的划桨人
每年都要以一场比赛的方式
试图从漂流的历史深处
挽留住一种精神

乌木雕刻

用修炼了四千年的乌木
为两千三百岁的屈子
塑一尊雕像
每一刀一凿
都会让他不朽的诗歌精神
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凡选择逆时光生长的植物
根部都会指向人心
用满腔热血
滋养出来的长短诗句
每一句,都是古道热肠

在诗人眼里
剑与笔是同一种物件的两端
注定命运相连
而锋芒,又总是出奇地相似
一生经历过太多风雨的人
眼里已不再有风雨
只是多几滴磨刀石上的水
把一柄剑或刀最终调教成
一件成大器的兵刃



插画 董昌秋

读书

一本好玩的书

张涛

古联云: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需花。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就是一壶可以随时品尝的茶,捧起,时光就慢了,有趣了。

郑逸梅1895年生于苏州。5岁入私塾,10岁入上海敦仁学堂,14岁入苏州长元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17岁进入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后人影戏公司,参加南社。他从人中学开始,到后来教书,一直是《申报》《新闻报》《时报》三大报的特约撰稿人,为报纸副刊写了一辈子随笔,字数超过千万,世称“补白大王”。对当时的文化名人,多有了解,其著述,多以上世纪初文苑苑闻为内容,广搜博采,蔚为大观。当编辑也好,作老师也好,笔耕不辍。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甚丰,近50种。辑有《郑逸梅选集》三卷等。

喜欢郑逸梅老,喜欢他的博闻、旷达、有趣。郑老本姓鞠,父早歿,随外祖父生活,亦随外祖父郑姓。因酷爱梅花,遂以逸梅为笔名。先生原本不知吴梅村之名,买的第一本书却是《吴梅村词》,是因为他看到书名中有一“梅”字,便断定是本好书。因名中一字而买其书,不知还有谁人。南社文人多风雅,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的书斋名“纸帐铜瓶室”,颇怪异,先生自有道理,说古人的咏梅诗,多有纸帐、铜瓶之类描述。若是直接在名字中嵌入“梅”字,显俗了。他取名“纸帐铜瓶室”,取的是“暗藏春色”之意,足见其风雅了。后,先生得到年轻篆刻家陈老屋刻的一方“秋芷室”印章,爱不释手,从此,“纸帐铜瓶室”易名为“秋芷室”。人问他,秋芷室是什么意思?答曰:秋芷室者,臭知识也。观此语,笑喷。

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则白话间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以别具一格之小品文体,达雅俗共赏之境。先生无法著述期间,备小本于身,每有所忆,遂记下,后,整理出4342条,结成《艺林散叶》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全书339页,每页十几则短文,多为几十近百文字,长则三两百字,最短者,仅有6字。如:“林琴南善舞剑”,再如:“丰子恺嗜枇杷”。林琴南者,西文翻译家,善舞剑,中西合璧了。丰子恺,大画家,至今,仍然有好多人喜欢他的画,他呢,却喜欢吃枇杷,许是,他诸多满是世俗烟火气的画作,都是在饕餮枇杷后所作耶?

先生说,高吹万寓居沪,因地形低洼,大雨后积水数日不退,因居楼头不能出门。却得一联:“四面烟波容小隐,一棹漂泊似孤舟。”又言:吴湖帆一鼻孔经常室塞,医治无效,只得任之,遂镌一印:“一窍不通”。如此诸般,那一代士人困顿中的达观与诙谐,跃然纸上。

知道慈禧挪用海军白银建颐和园,知道慈禧喜欢看戏,先生却知道:“慈禧喜诵李白诗,能背诵十之三四。”慈禧竟是李白的粉丝,叫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齐白石,一代大师,先生却记下:“商笙伯谓齐白石作画,用墨不能化。”

继续抄先生语:
“俞剑华谈文人画,谓自有文人画而意超,自有文人画而画法坏。”
“陶冷月善画瀑布,谓瀑有瀑龄,年数短者,瀑下石块累累,年数久者,瀑下石被水冲去,一片光洁矣。”

“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问之趣味,有云: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邓拓刻一闲章:书生之气不可无。”
“王国维论《三国演义》,谓《三国演义》无纯文学资格,然其叙关羽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

何等好玩!
还有,某人年不甚老,一口牙却半颗无,自称“无齿之徒”。

当然,看似无所不知的郑逸梅先生,也有被难住的时候。某次儿子问他,八仙中铁拐李,画家有绘跛右足者,亦有绘跛左足者,究竟是跛右足耶,抑左足耶?先生无奈曰:“余不能答。”

还有更有意思的是,先生写道:“徐卓呆谓日本人运石,系石于船尾,不载船上,盖石在水中,由于水之浮力,可减轻石之重量。”我是物理学盲人,读之,不知以船拖石于水中之举,是否真的能减轻石之重量也。

《艺林散叶》清汤,清汤白水,散淡疏远,拾掇往事的边边角角,浸染知性、趣味,其笔下逸事、掌故,虽短,却毫发毕现,聚沙成塔,成了文化的投影。其书在掌,翻开哪页算哪页,枕上、厕上、车上,皆可读也。曾作非非想,倘能见先生一面,侧耳听其娓娓道来,何等快事!然,余生晚矣,先生已化作天边闲云,奈何?
好在有《艺林散叶》相伴,知足了。